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三)

戴良撰

九靈山房集卷十

滑伯仁像贊鄞游藁

貌不加豐。體不加長。英英奕奕。其學也昌。蚤啄詩禮之精華。晚探素難之窈茫。推其有出其餘可以滌臟而湔腸。是故知之者識其隱身俟命之老儒。不知者以爲醫師一代之良而已。余謂不然。

汪縣尹像贊

於維汪侯。民之父母。有猷有爲。有學有守。遭世中危。高謝以歸。子職克修。臣節靡虧。時行時止。名教之美。我瞻侯像。其額有泚。

項彥章像贊

倬彼項君。侃侃恂恂。實聰而懿。實藝而文。方躡履霜之辜。以忠仁著。復飲水上池。以神異聞。厲濁爲清。化秋作春。是扶是拯。欲人如身。既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出塵。其應世也。慕祥鸞之隱見。其置身也。任尺蠖之屈伸。倬彼項君。爲世令人。

章處士像贊

有鳩者杖。有鶴者裾。雲谷風溪。以游以居。葛天氏之民歟。抑荷篠接輿之徒歟。

夏祥甫像贊

猗歟夏君。克儉克勤。克昌于家。克厚于倫。謂我弟兄。一氣之分。如彼手與足。豈伊異人。我居既同。我財亦均。一家之內。孝友如春。帝曰爾民。爲我國鳳麟。乃降旌書于海之濱。既表爾門。乃復爾身。履張蹈陳。永世有聞。

梅石處士趙先生像贊

裘冠褒衣。鮐背龐眉。飭以躬也。春陽其煦。秋霜其厲。正以容也。行修於身。譽著乎人。道之充也。不榮以祿。惟裕以福。德之鍾也。覩是丹青。猶有典刑。爲士者之雄也。

趙太初像贊

有粹其容。有迪其道。志慕羲農。學原黃老。敝衣糲食。四十星霜。氣清色澤。神夷體康。游心太初。鍊形大化。混沌鴻濛。作我廬舍。忿世之濁。去而上狨。俾爾孫子。晤瞻冲風。

趙母戴氏眞贊

翼翼戴宗。積慶自躬。誕生淑女。于趙之從。髮髫我我。副笄僮僮。居兩族間。有德有容。其德伊何。孝敬是持。父母舅姑。悉由此推。乃揚婦則。乃愼母儀。曰子曰孫。咸抑惠慈。恩隆義篤。燕及姻族。有呱者孩。曾不異鞠。爰暨下人。悉資愛育。寒不泣襦。飢不號粟。行既孔仁。復粹而淑。慮不越閫。聲不聞鄰。內安恭順。外絕忿嗔。黨里是賢。況其嗣人。賢而克壽。蓋自天祐。爰肖容儀。以貽厥後。弟述贊辭。庶幾不朽。于千百年。媲彼軻母。

羅氏五老贊

於維羅君。天錫壽耇。有年有德。五老之首。化行同氣。被澤後昆。龍光下燭。爛其盈門。

於維羅君。世之列仙。龐眉鶴髮。弟後兄先。堂薰春風。門霑恩雨。凡爾後人。永蹈遺矩。

於維羅君。貌則孔臞。實肥于義。德與齒俱。既和同生。亦鍾令子。洛社之榮。庶其在此。

於維羅君。既富而壽。亦篤友恭。其德克懋。廣頯長身。幅巾深衣。望之儼然。咸抑令儀。

於維羅君。實惟季氏。昔也孤嫠。今焉暮齒。施政孝友。式纘聖謨。茫茫海隅。用敦薄夫。

蟄居生贊

郁乎其文。美乎其容。粹如白璧。穆若清風。四明文學。不足以啓其武。三山儒台。曷足以大其蹤。噫此蓋治世之元龜。亂世之臥龍。豈宜長居於九野。久蟄於三冬也耶。

劉貞逸像贊

有倬劉公。克孝而敬。縱覽羣言。以充其行。謂當盛際。歸忠于君。顧斂斁爲。作世隱淪。載烈垂休。實昌厥後。象笏朱衣。曰兒宜受。亦既有子。而又有孫。我瞻遺像。永媿德門。

李仲賓像贊

肅肅霜臺。正百司也。其綱一舉。萬目隨也。誰其履之。天子毗也。亦有賓贊。輔德威也。彼美李君。何頎頎也。貌則孔莊。心其夷也。蹂強翼弱。名四馳也。羣奸所嫉。善類歸也。食元之祿。既有爲也。服必時制。矢靡移也。

式觀斯像俾我祇也起爲之贊匪溢辭也

陳文昭監丞像贊

侯以文儒施政海隅人孰似之曰召曰杜爲母爲父侯實兼之蓋於治民去其敗羣餘悉子之彼或其訛我戈是荷四國倚之一忤強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朝嘉乃績好爵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觀厥所行誰不韙之後有筆□詢名考實尚其紀之

九靈自贊

識字不如揚子雲摛辭不似沈休文胡爲而有沈之瘦何爲而有揚之貧觀汝之生盍視汝之眞以不死不活之眼而欲覽八詠之風致以半飢半飽之腹而欲吐四賦之清新此所以觀叔敖於優孟辱中郎於虎賁也乎若乃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音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蓋庶幾乎無愧

趙太素像贊

髮兩鬢而不言誰知其元幻凡質以爲僊孰知其然惟天者全是以能永年是蓋得夫一氣之先

松風老人呂君像贊

君名復字元膺松風其別號也胡仲厚氏爲寫像九靈山人贊之曰　以兩眼而窺六藝之奥以一心而究六伎之精汲汲乎其成己之志拳拳乎其濟物之誠得一善有以澡身而浴德拔一毫可以起死而回

生。是故知之者識其爲吾儒之老成。不知者徒以爲擅夫一代之醫名而已矣。雖然此皆得其粗而語其膚者也。彼其怡神浩劫之餘。游心太古之初。忌者之所不能毀。附者之所不能諛。惟嘗讀其書者。於此復覩其圜焉。然後知其老不枯賤不汙。身之耀而道之腴乎。

錢春軒像贊

赫赫業業。如圭如璋。矯迹詩書之府。策勳翰墨之場。豈所謂朝鷹公車。暮綰朝章。以飛聲於金閶。而致身於玉堂者乎。然乃袖補天之妙手。祕醫國之奇方。卽湖山以嘯傲。弄雲泉以相羊。是殆弁髦功利。螻蟻侯王。如黃叔度之在漢。賀知章之在唐也。

眞逸處士像贊

我觀若人。質秉柔剛。秋氣颯乎毛髮。春風入其肺腸。化行閭里而至。等公侯於蟻蠓。政推家國而直陋功名於粃糠。是蓋築和義以爲基。居孝友而爲鄉者也。當其弄雲泉以游戲。卽邱壑以相羊。但見清卻松林之風。華奪雲錦之裳。而不知澤被民物光煥朝章者。殆各夢而同牀也耶。

菊村先生袁君像贊

體貌之龐然。氣宇之昂然。泛學海之汪然。倒詞源之滂然。以爾爲儒林之隱豹耶。則嘗獻藝於省垣。以爾爲仕途之逸驥耶。固已放志乎雲泉矣。嗚呼。若斯人者。是殆不忮不求。以從容出處進退之間乎。

袁廷玉像贊

以一心而涵今古之祕。以兩目而啓天地之關。知人之所不能知。言人之所不能言。奪造化之祕惜。定出處於機先。既轉禍以爲福。亦化愚而爲賢。求其爲人殆孟子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歟。

南宗禪師定公像贊

雲閑水止。不足以語其道。山包海容。不足以喻其量。若乃求泡影於幻身。寫圓光於頂相。又豈足以擬其人而盡狀哉。噫。此所以名飛縉紳之間。行出緇流之上。不爲物外之津梁。則爲法中之龍象矣。然師之所至。亦豈止是而已乎。

風光軒贊并序

天淵禪師居二靈之風光軒。方外友戴良謹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聽聲以耳。觀色以目。何有風光。揭名于此。風出乎谷。光或在湖。各各異相。如盤走珠。有大比邱。一笑而會。缺三字離觀聽罔礙。于時此老。晏坐軒中。是心廓然。同太虛空。同太虛空。非愚非慧。軒居已忘。風光亦棄。

竹所銘

慈溪、羅彥直以家多美竹。顏其堂曰竹所。徵予銘之。嗟乎。竹於植物中。無芬香豔色之可悅。而彥直之取之也何居。然芬香所以悅吾鼻。豔色所以悅吾目。而香不芬色不豔者。乃所以悅吾之心也。則夫植物之可取。其有過於是竹者乎。雖然世之人。以芬香豔色久乎其心者亦多矣。予懼彥直所取之不固也。銘斯作焉。

孰花匪香。孰草匪色。君豈惡此而竹斯植。問竹之香。香則孔清。孤竹伯夷。其名譎諫。問竹之色。色亦甚美。綠竹武公。其文斐斐。王稱此君。白謂似賢。其色其香。莫或比焉。伊羅氏子。虛而且直。曰芬曰豔。豈爲心役。既顏其居。復勒以銘。庶憑竹友。以振德聲。

槐軒銘

沈剛、用柔揭其宴私之室曰槐軒。屬予爲銘曰。

惟沈所廬。于山之南。有軒翼翼。有槐潭潭。沈曰其嗟。來爾子孫。洗心澡慮。聽我話言。我築我軒。爾居爾息。曷視我槐。以符我德。德以爲根。學以爲枝。根固枝蕃。德茂學崇。伊仁伊義。爾踐爾操。曰詩曰書。乃勉乃勵。譬之植槐。土厚壤肥。泉流雨露。以溉以滋。有不翦茂。時乎未至。月益歲增。吐黃含翠。毋折爾枝。毋撥爾根。庶幾百年。其陰滿軒。三槐王生。厥德靡競。至於魏公。與槐俱盛。爾遵我志。用謹封植。媲德于王。必世乃食。嗈嗈斯軒。槐以爲徵。匪三公是慕。惟德之承。

種德堂銘并序

餘姚、張與權家有種德之堂。蓋其祖父俱以善醫。惠及其鄉人。至與權十三世矣。與權復挾是術游明越間。明越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越人某爲製銘詩二百四言。使揭諸堂上。朝夕覽觀。以勗其德云。

有堂渠渠。張氏所闢。維彼張氏。世種以德。其德伊何。啓自古昔。法以陰陽。和以數術。是鍼是砭。是湯是熨。濟我天札。起我疵疾。施不責報。奪不遺力。祖父浚源。子孫流澤。有此室廬。綺窗畫壁。門多車馬。庭有履舃。

豈堂之華惟德之飾噫古聖人繼天立極其養生也教之稼穡其救死也詔以藥石既曰對時亦云育物是德實深實厚實碩匪前曷作匪後曷述人亦有言種而後獲毋謂松柏必培必植毋謂黍稷必芟必鋤累世之慶一夫之積我銘足徵永矢無斁

拙守齋銘并序

會稽王漢章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之裔孫也見世之巧於宦者或至喪身而辱先乃欲拙守其先業而題其齋以示警九靈山人繹其意而銘之銘曰

物盈兩間則萬斯有孰巧於爲誰拙其守我目之明實本於矇我耳之聰乃成厥聰矇聰匪拙明聰匪巧維拙其巧善守之道伊禮部公古人與偕爰有諸孫拙守名齋曰守先業寧愚與魯彼巧而出我拙而處嗟爾王生遵此大戒勿以其拙行厥狙詐昔漢長沙已國于東猶拙其舞巧以求封生其鑒之去巧取拙日坐齋居念念弗越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缺則不敝冲則靡窮祖德遠矣斯學孰受小子述銘用儆座右

端硯銘

質孕碧溪膚割紫雲外形堅重中舍粹温書城之寶士林之珍人不能然於硯則云

心耕齋銘

四明施宏道名其所居之齋曰心耕金華九靈山人爲銘以詔之銘曰

心爲我田今我其耕我如不耕吾何以生生之曷以乃耒乃耜隴畝既治畔岸亦理孰爲稼穡曰種以仁

孝弟忠信。以耨以耘。惟食與色。爲厥稂莠。我其除之。我苗克秀。惟師與友。爲厥雨暘。我其時之。我苗靡傷。仁既成矣。稼穡熟矣。饗之祀之。神其福矣。心貴乎廣。耕貴乎勤。我銘齋居。用警學人。

耘業齋銘

章生蟬扁其講學之齋曰耘業。蓋取韓退之詩語也。九靈山人爲之銘。銘曰。

士之於學。猶農於田。耕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穡。何穡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仍五其常。既六其藝。亦三其綱。此而致力。是曰種學。始之不耘。終何以穫。去其害苗。耔而耨之。捕其食心。長而茂之。乃秀乃穎。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怠是奚收。不植不收。誤我有秋。昔唐昌黎。庶幾知此。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爾章生。是則是傚。匪以銘齋。亦克允蹈。

人性皆善齋箴爲東平李元善作

肇允烝民。乾父坤母。誕降之衷。天命則有。是名爲性。與生俱生。一本於善。惡何以萌。惟血與氣。誘以物欲。日削月朘。噫其難復。動靜云爲。擾擾紛紛。毫釐之差。聖狂所分。堯舜盜跖。其初靡二。敬怠一殊。天淵遂異。匪性使之。人心則然。惟心其性。衆善乃全。持性之方。有若防城。仁義禮智。我壘我營。目作旌旗。耳作金鼓。孰帥孰兵。氣爲之主。我備既至。我守既堅。寇攘之來。乃殪乃殲。寇其殲矣。明而誠矣。性誠一固。聖功成矣。繄昔尼父。垂訓萬年。習遠性近。已發其端。暨孟軻氏。益憫斯世。指實本原。以祛其敝。有一儒生。李姓善名。宴坐齋居。戰戰兢兢。嗟爾君子。勉乎敬止。小子作箴。以諗同志。

求諸己齋箴爲四明方士敬作

懿茲君子。求學以求己也。彼小人求人而已。求己之學。在正厥初。仁義禮智。非由外鑠。返而求之。實主於我。成己成物。推之則可。求人之學。營營外馳。不黯其德。獨華以辭。金臺玉堂。是居是游。小人之榮。君子之羞。惟己惟人。其端甚邇。毫釐弗察。謬則千里。有倬方生。克迓前猷。不務人知。惟己之求。爰闢斯齋。左圖右史。日新之功。庶其在此。咨爾方生。念之敬之。弗怠弗荒。其惟自知。古人已遠。此學罔傳。我作銘詩。式訛是觀。

靈仁廟碑

海寧縣南行六十里曰桑洲。靈仁廟在焉。廟始居洲之上流。唐貞觀中壞於水。居民見所漂神像止洲涘。遂卽其地重搆之。而廟制未完也。五代時有陳氏盧氏者。常以事禱之應。固已捐貲爲寢殿門廡。規制稍備。而廟額未錫也。至宋端平初。神假夢所司。以賜今額。而爵號未頒也。入國朝盜起婺之玉山。蔓延是縣。至則陰兵四起。若有所見。盜遂驚潰不入境。事聞禮部。遂降璽書。賜以嘉惠王封。而庭曲之碑。無文以刻也。予方避地東海。日覩斯事。嘗石請記。遂不獲辭。竊聞名山大川。往往儲精孕靈。出雲興雨。以興祥錫祉於吾民。而嘉惠王之廟食茲土。由唐至今。靈異迭見。然姓諱里第未之前聞。豈非山川之氣有所憑依而致耶。國家祭饗受釐。懷柔百神。凡天下郡縣能禦菑捍患。載在祀典者。靡不崇秩異數。以昭答洪惠。寧海僻居東南。去天萬里。而綸綍渙汗。所以寵錫於爾神者。何其盛哉。不宜以無述。乃因其請。爲作迎送神樂

二章。俾歌以祀。其辭曰。台嶽青。台水明。靈之來。杳冥冥。唱歌發。牲酒馨。天章煥。神意寧。右迎神樂歌　台嶽萃。台水沛。靈之歸。祥曖曖。雨暘若。歲時泰。民欣欣。禾旆旆。右送神樂歌

愛菊說

鄞有高世之士曰駱先生。以夫貌嚴而氣剛。行峻而言直。學廣而聞多。落落不與世俗相俯仰。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則望望而去。終其身不齒以故世之士。鮮有當乎其意。予辱與爲忘形交者。然獨視菊爲賢友朋。每歲卽小齋之外。羅植數百本。春而鋤。夏而灌。秋編其榦而屏列之。當天氣始肅。寒英盛開。披鶴氅衣。戴折角巾。攜九節杖。巡行圃中。見夫幽姿勁質。淩轢風霜。則思淬厲節操。處艱瘁而不屈。見夫黃而不雜。得士之中。則思正色獨立。使君子有所敬。而小人有所畏。見夫早培晚盛。不爭不競。則思居謙處讓。退可以無咎。而進爲有悔。見夫味甘而氣馨。品高而性介。則思蓄用以待時。潔身以處俗。不與黃茅白葦俱出於斯世。凡是數者。一或不類於是菊。又爲之徘徊花下。仰而視。俯而思。且愧而且責。必也物我兩忘。彼此無間。然後與之曹處乎軒窗寂寞之濱。並驅乎草木搖落之際。若相磋以道。相錯以德。不自知其情之孚而身之化也。夫如是則菊也先生也。眞所謂賢友朋也。菊有賢友朋之象。而先生猶愛之如此。況世之賢士子乎。是故無賢士子則已。有則必爲先生之所愛。如愛斯菊矣。先生愛賢之心。豈果有異於愛菊之心乎。嗚呼。菊不能以自賢。惟先生能賢之。士子不能自知其不賢。惟先生能知之。賢也吾其棄。嗚呼。安得賢如是菊陶姓潛名者。與之論先生之交際哉。

唐林字說

句章、唐起賢之冢子林。從予游久。今年十有五矣。起賢將責之以成人之道也。乃行三加之禮。而請字於予。予取班固學林之語而字之以孟學。爲說以告之曰。生亦卽夫高山大澤之林乎。望之蔚然而愈茂。入之窈然而愈深。陟之巍然而愈峻。是何果以致此哉。蓋其得地之力也完。而去人境也遠。得地力也完故其積也厚。去人境也遠故其戕之者少。於是乎茂也深也峻也。有不期然而然矣。今以近郊之林。而爲國人之所窺伺。晝夜所息之氣薄。雨露所潤之日淺。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相尋於無窮。此豈復有向之蔚然窈然巍然者乎。生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爲茂爲深爲峻也。又有甚於此者焉。吾懼生之積於內者有未然。而戕於外者日以至。則所謂蔚然窈然巍然者。且化爲濯濯矣。嗚呼。是豈林之性也哉。生乎其繼此而務學也乎。然學有二焉。有義理之學。有文詞之學。義理之學。猶斯林之有根柢。所以修夫天爵之貴者也。文詞之學。猶斯林之有芬葩。所以慕夫人之爵者也。生能舍文詞之學。以求義理之學。而從事焉。始無愧乎斯林之所養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予之告生。止於此矣。生再拜。敢不敬盛夜求從祝辭。

唐氏四子字說

句章、唐景先氏。有子四人焉。曰轅曰輪曰轂曰輻。轅則字之以伯度。輪則字之以仲規。轂則字之以叔直。輻則字之以季齊。一日景先請所以字四子者。其說云何。予曰。吾子亦知車之任重而致遠乎。其轅以句

衡。欲其有度焉。適淺深而謀進退也。其輪以載地。欲其中規焉。杼於澤而伴於山也。其轂居於輪之中。欲其直焉而不動也。其輻湊乎轂。欲其齊焉而相任也。夫如是則車之爲用庶幾哉。今四子之車。其材良其質堅。吾固望其任重而致遠也。雖然猶懼其法之於外者。有所未至也。四子於此。苟能守之以度。而無折無絕也。如轅通之以規。而不膠不附也。如輪容乎其直。揉乎其齊也。如輻如轂。則其取法是車也。不既至矣乎。由是而觀。則轅也輪也轂也輻也。必合爲一氣而後可以成乎車。則汝四子之爲兄爲弟也。亦必合爲一心而後可以成乎家。然欲使之有合也。亦在乎度以守之。規以通之。容乎直而揉乎齊耳。是故引而行乎上者轅也。達而行乎下者輪也。轂之與輻。又所以同乎輪者也。轅不度則無以制其下而使之行。輪不規轂不直輻不齊。則無以聽乎上而奉之行。輪也轂也輻也固弟焉。而役於轅者也。轅乎吾見爲兄之難矣。轅率諸弟學於予。予嘉景先之有子也。作字說以貽之。

樸太素字說

聖如孔子。賢如老莊。其言不過曰。繪事後素。曰。見素抱樸。曰。明白入素。無爲復樸。蓋樸也素也。皆質之所始也。質之所始。其道之根幹乎。是故中虛外無。不可爲像。是謂溟涬。道之根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謂鴻鴻。道之幹也。斯道也不特儒道二教爲然。雖釋氏之教亦然。嘗讀止觀書。悟即假即空之理。六度萬行。自一眞出。眞即道也。即質之所始。而樸與素之說也。周氏慈溪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邱出焉。東皐宜樸字太素者是已。太素幼薙染具戒。後習內外學。奉師祖圓智翁居冢閒。大方之士。多招以清職。而祖老

辭不就。其卓識高行。固已振於叢林。如玉之就琱。木之就斲。駸駸乎其向用矣。予懼其離樸而散素也。故爲之字說。以祝之曰。充耳琇瑩。玉之就琱以成珮者也。而質弗樸。則難乎其爲珮矣。楩、楠、豫、樟木之就斲以爲梁爲棟者也。而質弗素。則難乎其爲梁爲棟矣。學者質之弗樸弗素也。其亦能受道乎。所以字樸曰太素者。蓋以受道之質許之矣。雖然太素禪子也。知所謂翠竹黃花之說。則於是道。可一笑而領。

太素說

易卦有復。所以復乎其本始也。本始也者。樸而未散之謂也。樸而未散。是名太素。老子之抱樸見素。莊子之復樸入素。又皆求復乎太素之說也。然則曷爲而復之。復之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惟其一也。故不雜。惟不雜也。故能純。傳曰。能體純素。爲之眞人。斯言豈欺我哉。漢陽趙君儒家子也。好老莊之學。從伯氏太初先生游。敝衣糲食。絕去華靡。是蓋有志乎純素者矣。以其字思復。而別號太素子。一日求其說於囂囂生曰。越席疏布。物之素也。質先禮後。人之素也。而道家之素。易於老莊之說一也。易言其復。而老莊言其素也。然所以復乎其素。會儒道而爲一者。又君之所自得。非予之所能知。而亦非可以言告也。太素子拊手稱善。遂書之以爲說。

瑄蘊中字說

瑄蓋用之以禮神而爲貴之貴者也。然則人也亦有見用於世而爲其所貴乎。公卿大夫士是也。其於僧也則不然。僧蓋出世間者也。是以無用而爲用。世固莫得而貴賤之矣。然則師之能瑄也。亦在蘊諸中而

已蘊中之說云何師讀止觀書知六度萬行自一眞出則知所蘊之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師名瑄而字以蘊中因爲之說云

九靈山房集卷十一

高士傳 鄞游藁

嗚呼甚哉高節之士爲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夫捐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嫉世以矯情者知往而不能返二者各得其道之一偏惡覩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責士以必中而不過則天下爲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蹈義乘方蟬蛻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乎吾之有取於鶴年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商當世祖皇帝徇地西土軍餉不繼遂杖策軍門盡以其資歸焉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願仕特賜田宅留京奉朝請烏馬兒擢某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番有大功遂自宣慰拜廿肅行中書左丞祖苦思丁由北晉王從官起家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政尚寬仁民懷其德父職馬祿丁重義輕財盡取祖父遺資賑諸親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貧者然性尚豪邁雅不喜榮名年四十始應野憐眞丞相辟主臨川縣簿以治行高等陞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爲築種德之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武昌公亦愛其土俗異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

短喪所禁止者獨酒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八年不飲酒家有遺資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自遺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倜儻類己甚鍾愛畀蔭從父桓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厲志爲學清貧自苦與寒畯賤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父爲官入顧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恆少吾欲奮身爲儒生豈碌碌襲先蔭苟取祿位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孝楚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千里外無他兄弟備養辭不行母聞而遣之鶴年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學爲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從師遠游人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艱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菽水不給雖傭販賤業騎射卑職皆趨爲之不問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瘠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西日入于亂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茲郡大夫拜住公鶴年父友也雅知鶴年即辟爲從事御史迭烈圖禿滿迭兒亦舉校官余觀胡普顏帖木兒安慶舉孝廉鶴年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閣薦章未出而宵逝南臺大夫沙藍答兒公被召還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復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道肅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以辭毅然不一就鶴年又與吉雅謨丁甚友愛吉雅謨丁掾南臺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隸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雪冒險途千里從之後還越宿留四明或旅食

海鄉爲童子師或寄食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艱瘁泊如也通政院判伍實督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爲禮而獨賢鶴年虛左迎至邸鶴年當隆冬敝衣不掩脛伍欲解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困苦時人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然行橐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蓋數數然也時兵戈四起鶴年益逃匿海島絕其迹已而海上多盜鶴年轉徙無常大抵皆明之境內明當方氏之盛幕府頗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鶴年獨逡巡遠避門無一迹慈溪縣尹陳麟號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鶴年居是邑數年未嘗覩其面鶴年天姿頴悟讀書過目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于唐律爲文章有氣至于算數、遁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然專以躬行爲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尙氣節人或有失雖尊盛必盡言以告己有過雖少踐者規之必斂衽聽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即不善未嘗言然性頗褊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爲清士當以廉爲主義爲輔和爲衛三者備庶可免于今之世矣由是德益修而行益勵有東漢高士之遺風員外郎馬子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以爲知言贊曰昔申屠蟠居父憂哀毀過禮不進酒肉者十餘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爲主簿不行隱居梁陽以經學自娛至今想其爲人猶凜凜有生氣鶴年執親之喪有過無弗及而間關亂世利祿不行至其爲學博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蟠何以加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晚號玉田隱者。其先居汴。宋渡江。徙儀眞家焉。大父順。父允堅。皆不仕。貞童齔時。性敏而好學。遇書卽善誦知義理。既長。益負奇氣。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爲汗漫游。欲以其學自奮拔。會有以貞姓名薦。貞且北行。至揚子江嘆曰。仕所以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苦。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返棹吳淞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以來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何。隱隱名動西澥。疾病顚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輒速已。瞿運使得熱病。雖祁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爲大熱。貞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衛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醫投以烏附增劇。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芒硝飲之。瘳。王君海子病癩。衆醫莫能療。貞授七藥漱之。牙齦出穢血數斗。既而形瘦骨立。第以美味補之。數月瘥。王經歷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十人。皆以爲風虛。與熱劑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卽以寒涼之劑驅之。隨愈。趙鶴皐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衆醫盡愕。貞叩以平生所最嗜。獨灑灑。卽命烹飪進之。授以匕筯。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一婦人因產子。吾出不能收。貞以硃砂傅其舌。仍命依產子狀。以兩女子掖之。乃於壁外濟累盆。盆置危處。墮地以作聲。聲聞而舌收矣。一女子忽嗜食泥。日食河中汙泥三椀許。貞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嗜泥。貞以古方今病之不合。往往出奇見輔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事。而尤精於音律。家寧海。知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成樂。貞持古律管吹之。以節五音之高下。黃文獻公爲作記。有吹其律而鐘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居無事。必引琴以自娛。一日大雨雪。有權貴人聯騎詣門。進肴

酒。請爲白雪之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今天大寒。是豈樂一飽時耶。且君獨不聞戴逵破琴之事乎。客愧謝而去。貞爲義若嗜欲。至于視利輕之如糞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韓成之者。負官錢數千緡。自度貧無以償。乃於學齋中。引繩經其脰。貞號救之。爲竭行橐代償。及韓蕭去。空一家走謝。且白無行資。貞時橐已竭。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病王氏子時。王問藥直幾何。餽饋當幾何。貞怒曰。吾愈人疾。未嘗覬其利。汝富家翁。必欲以利酬我。不過移汝禱禳一朝之費耳。豈可面計重輕。待我若小市人哉。泉幣交于前。悉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秀整。器局清古。外謙和而內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每卑禮鉤致。貞視之邈如。平居與客談元。亹亹不能休。然無一語及時俗事。環堵蕭然。室無長物。當得趣時。或焚香清坐。或雅度投壺。或吹鐵笛弄玉簫。怡然自得。賓至則刲羊釃酒。與之盡歡。無纖毫儉嗇意。即有餽遺。輒取以賙人之急。雖屢空不顧也。甥女孫氏生七歲而孤。貞忍貧鞠養。及笄具資裝嫁之。故人夏德輔有女欲度爲尼。貞曰。以女爲尼。獨吝遣嫁耳。乃育爲己女。命故人子李嗣宗爲贅壻。貞無子。以嗣宗之子稷爲之後。嗣宗事貞甚謹。而貞遇之頗嚴厲。苟有小過。必危坐終日不與言。嗣宗偕其妻盛服立左右。惴惴莫敢抑視。貞領之去。乃肉袒謝罪而退。貞嘗采藥中吳。吳人館之。遂翛然忘返。將終老焉。至正乙未秋。淮兵犯吳境。城陷。貞杜門堅臥。不食飲者九日而卒。七月五日也。年八十三。將屬纊。嗣宗悉取生平所著書焚之。

說者曰。予嘗游淞上。抵吳門。過貞向所經行處。訪其遺事。而故人長老無在者。及來四明。定海縣尹汪汝懋爲予言貞事首尾如此。嗟乎。士君子立天地之間。不欲懷才抱藝。自附遺民之列者。懼其潔身

以亂倫耳。今貞雖隱處江湖。然能以善醫。拯人之危。起人之死。其遇貧無依。又往往傾行橐濟之。不復顧有無。可不謂仁乎。世衰民散。君臣道廢。一旦寇兵及境。或望風款附。或執殳效驅馳。以冀須臾毋死者何限。今貞竟於逆旅中。視死如歸。可不謂義乎。能仁與義。謂之潔身亂倫可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布衣乃毅然類古有位者之爲。尚可謂世無人乎。汝懋乃貞所嫁女甥子。愼慤不妄人也。其言有可徵。故列之爲世勸。

唐二子傳

四明、唐復禮二子。長轅、次轂。復禮以擅匿官鹺事被陷。且執拘以歸于京。轅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遂脫父梏而梏之使行。行至越。轂適自杭回。遇諸道上。既挽轅衣袂頓足哭曰。兄爲家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圖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紿之曰。兄訥于言說。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梏加己手。吏亦憫而從之。轂抵京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嗚呼。干戈興。學校廢。禮樂喪。風俗隳。中人以下。咸漸漬于失教。被服於成習。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熄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友修于身。行于家。至于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於轅之代父。轂之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梏時。其心已謂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逆知也。則其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君子之于人也。聞其美。而樂道之。況舍死者人之所難乎。轅嘗讀書。轂猶矯然可喜。使皆學道進德。終之以禮樂。庶幾哉流聲後世。可與國風所稱衞宣二子列矣。勉之哉。勉之哉。

許丞傳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爲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樸而頗贍于書。多所觀覽。爲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弱冠入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召對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事易之。及觀君所爲。始皆大畏服。一縣聳然。然上之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爲也。時時有所責。君不爲動。雖箠辱橫加。未嘗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是西北用兵未已。征需尙繁。戈甲之攻造。旌槩之營置。調發無虛日。且地瀕大海。歲修治海舟。蓋難以數計。而官直不時降。或以降而爲胥吏所欺隱。每事第差民之中次者一二人。以主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迫促。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故歲敝民產恆數十家。君惻然曰。是豈爲民父母意哉。卽詣府請其直。集里役之長分授之。俾售其物。次第歸之庫。爲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吏皆不得有所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似防稽勘耳。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鄉之人不憚爲庫者。蓋自君始也。縣以業海爲生。自民船不出海。所恃以存者獨田租。然當民產之無制。里役之無藝。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于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一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雖豪劇吏苟得萌孽一切摘發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卒不得已。潛以他計出君。俾不久于位。會慈溪闕令。府檄君攝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而大治。民以私鬻被獲者。吏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

徵行得實。卒更其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抑者得以伸。人至今言之。縣久不雨。君禱之白龍公不應。後以策鉤致吏之梟狡者。大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爲之也。既而雨隨至。縣乃大稔。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見義輒矯矯不可撓。慷慨辯且強也。爲政去觚角細雕琢。以平易簡實爲務。而尤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俸必負以自隨。一錢之費必已出。民以飲食進。悉卻之不聽。有私致一肉于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約甚。嘗屨徒步。不問道里遠邇以爲常。雖祁寒未嘗御靴襪。衣服僅取蔽體。雖甚垢弊弗易也。日食飯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胾不入口。視民如子女。與之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母。君在其位則色喜。得以事出則皇皇如有失。一日臺檄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送者殆千人。且慮乏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尹而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制俸金馳贈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之所守。縱死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卒明其非罪。未幾乃還。及還。遠近士大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論之有在。後數月當待代。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不可以迎養。留其妻子使養之。居官計日用俸輟其餘以歸。爲具甘旨。居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此君之事予得于所聞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詳者人數事。略者三事而止。今予所論次君事。視遷所記多矣。然猶以爲聞之者少也。今所聞者多。則其事可勝書耶。姑即是次爲君傳。庶使世吏知勸焉。

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許君非所謂愷悌而能剛者歟。君以諸生起家。始受一命而爲丞。其所樹立已卓卓可稱。如是使磨礪灌

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抱一翁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名昕、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勵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膠奇畧。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往澥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鄴。見戴同父。同父亦是郡儒者。爲譔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撟引按摩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伎。于是爲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爲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脈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温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卽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所以知男子病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澁。弦者痛也。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于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娠。爲蠱。爲瘵也。翁診脈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

乎翁曰失于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汙血蠱蠱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脈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脈滑爲實邪今脈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脈獨弦翁曰眞藏脈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爲瘵盡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間死期翁曰何得死爲作白虎湯飲之即愈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脈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脹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脈浮滑陰脈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脈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當自已建康萬夫長廉君病醫投丹附薑桂愈甚翁診其脈告曰此得之酒病嘗噦作聲食入即出而後溲不利廉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其脈細數而且滑諸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溲祕爲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

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脈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脈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坐使人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湯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脈告曰六脈皆沈緩沈爲裏有溼緩爲厥爲風此病風溼毒俗名溼腳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繼進舟車神佑丸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咿咿如嬰兒諸醫皆作沈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翁診其脈告曰此脾伏火邪溼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溼熱乃奏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脈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溼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溼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卽蒙首之氈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鄧、董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脈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脈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補諸心之劑愈浙帥胡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脈陰陽俱沈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脈沈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温之飲以前藥而卽驗南臺掾梁彥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腳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脈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卽

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卽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啫啫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政子年方稚。嘗嘻戲偃臥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腑骨斷碎卽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痛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以法。卽面赤如赬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癘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脈愕曰。平日兩尺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卽驚曰。人無尺脈。猶樹之無根。豈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令翁診。翁曰。此天和脈。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于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乃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于胸不得瀉。瀉則温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

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沈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噤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與。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于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氣復出。陽與陰復併于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爲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于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于內外之診。戰者身爲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于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下守。故邪中于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爲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

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相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爲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胸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爲諸逆上衝。諸溼腫滿。諸氣鬱冒瞀。皆溼火爲病。法當瀉火。在上則湧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爲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證有虛實。脈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溼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證。皆爲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脈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爲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脈必洪實沈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爲寒是也。其脈必虛浮遲澁。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嗇之若是與。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爲治安。可限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夐異哉。又問原病式以溼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爲諸痛乃熱鬱于內。故爲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爲急

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泣而爲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溼之邪。得以乘伏錯亂于其間。風爲百病之始。而春爲温風。夏爲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卽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溼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寒而不通。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亂。此則溼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瘡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卽不以寒言。至于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淫于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證。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診病及所論證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概如此。其於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爲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尙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歿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于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稾。及脾胃後論。別譔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曰恕。能世其業云。論曰。仲尼有

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豈不然歟抱一翁爲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卻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恆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于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于經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禪師生于孫氏名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也自幼不近酒戲讀書伊吾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縱觀子史百家及去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習人咸異之曰此兒材地如此豈宜處俗爲白父母聽其出家度生死乃往依東皐福昌寺沙門東溪牧公尋事大用諱公受具習毗尼已而游方至徑山謁元叟端公端有時名一見稱賞以爲有道之器也辭去乃謁淨慈東嶼海公亦見器許異流輩然俱無解悟遂杖策東還入太白山之天童見怪石奇公奇與語契合欲倚之以大其家即令入室侍香其後平石砥公主是寺又掌藏鑰于砥所諸山法侶遂籍籍聞師譽咸願禮迎講出世法會鳳躍山等慈法席虛行宣政院起師主之俄遷主大梅山之護聖二刹皆衰陋處叢林儀範多麽缺師至申以約束人人自律至其爲衆說法則脫略窠臼撥去枝葉使聽者渙然無疑名緇奇衲風靡而至矣師之名益聞帝師有旨錫以覺智圓明之號不得辭而勉受之既老退歸受業之福昌福昌父子傳器仍強師以居丈室時當回祿之後叛搆恢拓師之願力居多寺既崇盛益遵開山法慧故事接納諸方道俗之至如歸其徒相語曰此

法慧再來也。嘗闢一軒於寺左扁曰舒嘯。湖海名流。若斷江恩公、月江印公、商隱予公、夢堂噩公、乃皆迎居是軒。師事之。而縉紳之賢者。亦時時過從。爲方外友。翰林待制柳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中書左丞危公太樸、著作佐郎李公季和尤號知己。年近七旬。益畏煩鬧。樂靜退休。居花嶼湖之冢間。獨與法孫樸俱。然猶誨樸以精進爲佛事。天黎明必躬起禮拜誦持。雖祁寒暑雨不懈。樸規模之以爲常。平居待諸子孫甚嚴。及至交賓客接朋友。則津然喜見眉目。抵掌笑語。滾滾不能休。有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可不肅。若乃滑稽善謔。我性實然也。師扁顱廣顙。面有孺子色。而髮白不翦。神觀超詣。望之令人意消。當白蓮盛開。月色娟好。趺坐一小艇。浮湖水中。如世所謂須菩提可畫也。三山文海郁公。以一鉢行四方。人每視其去留。爲叢席重輕。然獨從師游湖上。欽重愛戀。蓋久而忘去。于是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者愈淡。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湖上游歌之士。未嘗不投笻頓足。以想見其風裁。師之行也。樸請陳君中復爲寫照。即怒罵曰。身非我有。奈何圖此聚沫。以貽後人指示哉。及請戴子爲之贊。則又罵曰。我法俱空。若等猶以文字爲禪耶。其痛自韜晦類如此。癸丑之春。龍山仲猷闡公自大梅迎居。頃還福昌。是歲九月示微疾。二十三日集門弟子。諭以宗門大事。至夜分索湯頮面盥漱。更衣端坐。謂其徒曰。我入滅時至矣。或請說偈辭世。師曰。豈不聞大梅和尚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言卒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停龕五晝夜。顏貌如生。閣維之日。遠近觀者如堵。燼餘輪珠不壞。板齒之不壞者四。收靈骨瘞于冢間。祖塔之側。所度子孫。曰一源、曰克丕、曰師徹。皆嘗出世說法。知名禪教云。

贊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大慧傳佛照光光傳瀙翁□□傳偃溪聞聞傳雲峰高高傳怪石奇而師嗣奇爲嫡子蓋臨濟十八世孫也嘗兩住禪刹一領受業事究觀設施可謂克世其家者矣至于不泥榮名甘于自放而一談一笑善入游戲三昧卒能蟬蛻生死著厥明驗雖當法道中徵者年物故之餘臨濟宗風豈遽寂寥哉

九靈山房集卷十二

一經齋記鄞游藁

一經齋者。四明、唐起賢教子之室也。起賢不以予爲無似。嘗館致是齋。俾與子林相周旋。一日。喟然語予曰。吾僻居東海。交際不及于公卿。行游不出乎吳越。然而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亦多矣。環海之濱。民居職職。有資累鉅萬者焉。有田連阡陌者焉。有家豐祿食者焉。曾不幾時。其人已死。而子孫不能以久守。問其資則庫藏墟矣。問其田則易主屢矣。問其祿則歸之官矣。噫。彼之爲子孫計者。不亦淺淺哉。吾年幾五十。而止有一息。上而宗祀之所寄。下而嗣允之所託。在是而已。豈不欲效世人稍隆產業。以爲無窮之遺哉。顧以覆轍之鑒。痛入吾心。因取漢韋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言。名所居齋以勗之。子幸爲我記其事。而且有以教林也。予乃作而言曰。經者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經五經。以至六經九經十三經之名。今起賢以一經名齋。其言固有自來。然所以教其子者。不既狹矣乎。徐而思之。學者蓋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於天下。而垂之萬世。非託文字則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爲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爲師者不知所教。爲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於文字者。乃在乎記

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繁而理愈晦。學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學者於此。苟能棄其俗學之繁勞。以求聖賢之簡易。則一經既明。而諸經之理。皆會之于方寸。所謂由書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國而天下。追蹤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雖然昔人有三年而讀一經者。有皓首而窮一經者。亦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遠。一經之教。詎可以易心求哉。林也能以而父之心爲心。知夫天理民彝。無待于外求。而靜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虛純一。有以爲受學之地。然後謹之以條約。嚴之以矩度。大玩經中之所蘊。眞積力久。日就月將。異日彬彬而起爲國效用。雖匡衡以一經致宰相。師丹以一經位三公。公孫宏以一經處台鼎。可馴至矣。韋公之言。夫豈欺我也哉。敢以是復於起賢。起賢改容謝曰。善乎其爲言也。請書之壁間。以爲吾兒楷範。

春暉樓記

春暉樓者。慈溪方君景良與其弟景輔奉母之樓也。初景良之父卽世。夫人撫其遺孤。以立其家業。于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之德。惟得祿以爲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謂自效。爲鳴鶴場司令。每公退。率昆弟子姓晨昏定省。寒暑温凊。恭和愉悅之容。甘旨滫瀡之味。適其意不違其禮。既又作樓于寢室之左以奉之。扁曰春暉。蓋取唐孟東野之詩語也。景良將以久歲月而傳子孫。伻來徵文以記之。嗚呼。其情亦切矣。凡物之自形自色。以總總林林于兩間者。何莫而非天之所生哉。天不能以自生。而春代之生。則陽和之暉靄乎。而在天者其發育萬物。固不止乎一草矣。且是草物之微乎微者也。東野乃獨取

之以報夫三春之暉。蓋極言人子之不能報其母之德也。子不能報其母之德。亦猶草之不能報其春之暉。此東野親愛之至。誠篤之深。口不能言。而姑託是以爲喻也。景良之心。其東野之心乎。東野不能以自言。而託寸草以喻之。景良不能以自喻。而假東野以明之。其情不既切乎。詩曰。母也天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景良有焉。予於景良無能爲役。而寸草一心。實同有之。故因請記。既爲之文。而復繫之以歌曰。春日兮載陽。寸草兮芬芳。顧瞻斯草兮。使我心傷。心傷兮何極。念吾母兮曷報之德。春陽兮燠燠。寸草兮馥馥。匪春何生兮。匪母何育兮。奉吾母兮闢吾居。揭春暉兮。遵孟樸。豈人有心兮。曾是草之不如。

四景樓記

慈溪北行可二舍。有隙地曰橫塘。方氏之族居之。方氏避睦州之亂。蹈海而東。適海舟漂蕩至茲。所遂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其地去海纔二三里。近荒塗斥鹵。土不毛。食雖有山川邱壑。未見其爲勝也。自方氏以來。居者附行者止。地闢人稠。閭閻枕籍。方氏益廣第舍。治樓居。樓成而境大勝。前俯平原。後臨巨浸。島嶼拱其左阡陌亘其右。而旁近諸浦。激逶迤南折。北匯而入于海。如虹飲江。而馬奔廄也。主人憑欄望遠。見海氣騰上。與林光山色相蕩漾。倏兮昂青。忽兮浮白。渺乎鬱乎。如抹如畫。而雲霞風雨之晦明。花草竹樹之榮悴。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獻秀于几席之間。則斯樓又勝于橫塘矣。辛亥之春。予來自定川。方氏之彥德原邀予至橫塘。徘徊樓上。與之望五壘之山。睇雙澗之水。挹杜湖之波。瀾攬鳴鶴諸峰之秀。愛其江山如昨。景物不殊。而方氏先澤邈乎其未泯。寧不悠然而思。愴然而感。慨然而歎乎。德原語予曰。斯樓

也。吾先世嘗以四景名之。而未有記。其所以名者。吾子幸爲我執筆焉。乃告之曰。二氣流行。生生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四時之景物迭變無窮也。以無窮之景物。御夫有限之光陰。吾與德原。其能久樂斯樓之勝乎。然天地之造化不常。而山川之風氣固在。方氏自五代居此。上下數百年間。故家凋謝。無復存者。而是家子孫。獨能世其詩書之業。久其田宅之利。德原又以純龐之質。誠篤之行。爲邦人所貴重。豈非山川風氣所鍾而致然耶。山川風氣之鍾于方氏。既云厚矣。則夫德原之樂乎是樓也。豈止見之一身而已哉。不止于一身。雖謂久有乎斯樓可也。予東西南北之人。其登斯樓。固有久近之不同。然獲與德原極幽遐之目。空得喪之懷。亦且不知樓之高身之寄矣。紀世德于茲樓。使來者之有考。尚得而苟辭也哉。遂書是以爲記。

安節堂記

易以明中正之道。而中正之在節。蓋由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節之得於中正乎。節之中正。而必以安爲言者。則以四居九五之下。以陰而比陽。以柔而從剛。有安行承上之象。無勉強矯爲之意。中也正也。于是乎守之而可常矣。世以守節之女婦況之。亦以其安而能常也哉。然上古盛世。三光平。寒暑時。天下壽昌。民不夭札。惡覩所謂安節之事。後世聖人憫民生之不遂。傷風俗之日偷。而安節之名立焉。則安節者。固聖人之所取。而非其所願也。慈溪翁氏女。自幼恪愼孝祇父母以爲賢。而選所嫁。得同里方君琬。生子原三歲而琬卒。年少寡居。或疑其不能安也。翁曰。吾

聞婦人不事二夫。夫天也。今死而遂去之。是背天也。背天不祥。死不再適。乃益經紀家政。夜張燈紡織。晝課童奴樹藝。歲時奉祀。一如琬在時。有司上之朝。既旌其門。寵異之。原復爲安節之堂。日夕奉翁坐堂上。食鮮茹美。以享有其餘慶。予嘗造焉。謁原而拜翁於堂下。原徵予記。乃爲其文曰。節有中正之道。而中正於人無乎而不在。翁之爲人婦也。亦不過盡其所當守者耳。獨不幸安節之名。蓋因喪其所天而後著也。故人莫不幸其節之不守。而尤莫不幸其節之特著。翁之安節。固可取也。而非其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故曰節亨。又曰安節亨。翁當踰七望八之年。康強無恙。而原以高才懿行。爲鄉之善士。原之二子。亦皆循循雅飭。福祿方來而未艾。則其爲亨也。人又何其厚幸于翁若是哉。然則斯堂之作。當與翁之餘慶同一永久矣。作堂者名原、字景淵。唐詩人元英先生之裔。名堂而題其扁者。鄱陽周太史伯温。引易之辭而記之者。九靈山人戴良也。

蓬萊山房記

東海之上。達蓬山之陽。黃氏世居之。黃氏之彥炳文。卽所居之西偏。闢爲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闚波瀾。左撫林麓。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曦東升。夕月西出。窅乎而列缺倒景。泠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于雲閒。白鹿走于烟際。囂聲遠遯。幽意畢來。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閒世也。炳文曰。自吾之闢是室。日與良朋勝友昆弟子姓游焉息焉。或騁懷以舒嘯。或游目而望遠。恍兮惚兮。若從赤松子于朱宮黃石君于紫府。而羨門、安期爲之後先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閒以語囂囂生。願請記之。生聞而嘆曰。炳文亦世之高士

哉。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僊居之。然人莫有至之者。秦皇嘗令徐福采藥其地。卒亦莫能以一至焉。惟其不可以幸至也。故世之慕清閒而樂虛遠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于吾儒方丈、蓬萊之榜于道家異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如一日。自他人言之。孰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爲己任。然乃棄此不務。顧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有以見炳文之高風逸韻。迥邁等倫。比年以來。齒益高而操益厲。遂悉斂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于一室。遽遽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化游。于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觀乎八荒之外。而彼蓬萊之不可以幸至者。且在乎室中矣。況其所居一皆岸海而屋。其去蓬萊爲甚近。昔人求仙。欲由之以善達。故字其山曰達蓬。炳文冀遇其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慕戀之不已。不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之人。或有所譴。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豈仙之謫歟。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爲鼓蓬萊之操而歌之曰。蓬山兮我我。築室兮山阿。山可游兮室可歌。宜于此兮婆娑。婆娑兮樂只。望羣仙兮不遠伊邇。朝卻粒兮莫脫屣。誓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返吾室兮聊逍遙。以容與。遂併書以爲之記。嚞嚞生別號九靈山房人云。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餘姚王在奉母之堂也。在痛事父之不逮。乃一其孝于母。菽水甘旨之養。不違乎朝夕。每歲時爲酒食。以召鄉鄰族親。坐堂上。舉婦子弟姪列拜堂下。捧觴進壽。以娛悅其母心。母亦樂其有子也。未嘗

不盡其歡適。在取孝子愛日之義。題其楣曰愛日堂。走書東海之上。乞予一言以張之。予嘗游越。過其鄉而辱與在交。在蓋世家衣冠。詩書之澤未泯。而先府君又以文學行誼聞于時。至在兄弟既文而且孝。而斯堂之命名。又足以化邇而慕遠。予也猱與執筆。其何敢辭。夫愛其親而望其壽。人子之心豈有限量哉。然由于天者。有不可以必得也。得其壽而致其養。其心亦豈有窮已哉。然繫于人者。有不可以強能也。由于天者不可以必得。于是乎喜壽懼衰之心起焉。繫于人者不可以強能。于是乎思愛忘勞之念生焉。喜壽懼衰之心起。則無跬步之或忘矣。思愛忘勞之念生。則無須臾之或暇矣。此孝子愛日之誠。自有所不能已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禮所謂日究日畜者。豈虛言哉。在之奉母斯堂也。觀日之升。而憶母年之寖高。視日之沒。而憂子養之不足。雖大禹之惜寸陰。陶侃之惜分陰。不越是矣。若此則愛日之名堂。豈不有所示警于在哉。是不獨在之所當警。而凡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其所樂道也。予故爲之記。而併侑之辭。使在兄弟聯臂踏歌。以爲其親壽。以助其歡云。姚之江。越之水。儼高堂。翼遼宇。誰其作之王氏子。前軒後牖。形制煥且美。升堂奉母。母心喜。母年老矣。時不與。堂標愛日。陶孝理。陶孝理兮兄與弟。叶須臾罔暇兮跬步靡忘。時之豫兮歲之穰。春黍稌兮釀酒漿。賓客上坐兮子孫在旁。母欣欣兮樂康。披綵衣兮進霞觴。壽吾母兮愛日之堂。從朝至暮兮其樂無央。

百猿圖記

右顏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爲狀。凡百數。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樹者一。戲而羣折

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攀蘿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拘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懸如蹴踘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爲子虱蝨者一困臥樹者一或嘯或墜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羣游巖前獨樹宛轉相顧盼者九衎衎大樹上呼號食息者四竄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三掛枝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虧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戲者十舉手嚇飛鳶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痒搔背者舒臂羣呼者坐母首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捫蝨者跳躑巖下樹者出沒崖壁隱隱如蒼鼠者皆曲盡其態可喜可愕凡猿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黃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正季歲予附海舟南還至四明館人夏叔宜兄弟出此圖以示予于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也其舉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踏見小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爲性恆反是反是則幾於暴矣猿多產之於西川而猴莫盛于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嘗抗巨海抵淄水登泰山以望巫峽溯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絕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圖而觀之能不有感乎遂從叔宜假之留月餘叔宜請予題其上故爲記其形狀與數而歸之且懼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爲猴因併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九曲山房外記

四明夏贇嘗爲予言吾宗之居此也連數世不振至吾父而家益落吾母徐夫人佐吾父理家治生力勤攻苦餘三十年而有田有廬家日以裕凡吾兄弟賴以成立而免流離困踣之患者實吾母罔極之恩也然不獲享有高年僅及下壽而傾背吾兄弟忍死營葬地于慈溪之九曲山且于墓左闢屋四楹間將奉其神而祠焉亦既發引有日而贇也實以金陵之役慟哭而上道自遷柩至掩壙不得與幸而獲保首領以歸而吾母之入土久矣每歲時偕吾兄弟省墓下退卽其祠而泣祭焉未嘗不徬徨顧慕以抱恨於無窮先生幸賜一言疏于壁旣以記其祠而且舒吾之恨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因思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約之中故自命士以上家必有廟庶人無廟惟祭之寢後世定爲祠堂之制上下同之而先王禮意行乎其中墓之有祠豈亦緣情以起禮者歟雖然是禮之文也若其本則孝而已矣夫孝子之身親之身也親有難則死之蓋以親之身重乎己之身也贇以其父會逮于金陵生死未可知卽釋母殯代之行是代父以死也代父以死者孝之大而禮之本也盡事生之道斯盡事死之道贇蓋務本以致茲文乎今世富貴家之葬其親也亦莫不有墓祠以寓其哀敬僅一再傳莽焉而邱墟者有之無他子孫去禮之本而失之也今贇蓋務其本以俟夫後之人吾見九曲之祠傳之世世而愈固矣人服孝德天降之福其夏氏之謂乎繼贇之志者尙有徵於斯言哉賓之兄曰贊弟曰貞曰贇曰質俱有孝行可稱而貞善詩徐夫人之年壽卒葬及是祠營建之歲月已具見楊君所爲祠記茲故不錄錄贇請文之語以爲外記云

春風堂記

四明、羅處士家有春風之堂。子孫聚居其中三世矣。處士之子康請文以追記之。予謂記堂之成可也。堂成已久。何以記爲。康曰。吾先子之所以垂休委祉者。庶其在此。不可以無述也。乃徵名堂之義而爲其文曰。羅氏唐末望族。世家虎林。居四明者。自處士之七世祖始。七世祖以鎮東節度推官。攝四明之慈溪。今遂留家焉。蓋當五代之際。兵革未息。盜賊滋熾。羅氏獨能修其孝義于家庭之間。歷宋而元。世濟其美。至處士兄弟五人。復以高年耆德。薰爲太和浙東部使者上其事于朝。而旌異之。朝野諸鉅公。賦爲詩文題詠。傳觀遠邇。亦盛矣哉。夫處田野揚聲譽。藹然爲當世所推重者。非祖宗之積累。則其力行之所致也。今觀羅氏以春風名其堂。豈不然哉。蓋嘗論之。春爲四時之否。而風者大塊之所噫也。以言乎天。則陽剛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地。則陰柔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亦此春風也。以言乎四時。則萬物之所以長育而凝成之者。皆一春風之所爲也。人能順天以成化。因地以成功。體時以成德。則太和在身。無虧無間。雖富貴烜赫。如驕陽之在夏。而春風之融于吾身者。不得而淫也。雖威武肅殺。如嚴霜之在秋。而春風之暢于吾懷者。不得而屈也。雖貧賤震陵。如寒雪之在冬。而春風之煦于吾體者。不得而移也。風無一日之不春。則身無一日之不和。羅氏累世以來。卽以孝義維其家。而處士兄弟又能老而知德。協和於骨肉。則是祖父子孫同一春風之和矣。春風者何。仁焉而已爾。仁者人心也。親親爲大。此處士之名堂。所以垂休委祉于後人也歟。康之兄弟與其子姪。日登是堂。涵濡乎孝義之中。鼓舞乎太和之內。有以知昔日之春風。在羅氏而不在天地。在累世而不在一時。而仁之爲用大矣。噫。不有作也。孰能述之。處士

之後人。其毋忘爾祖名堂之訓哉。

戴氏祠堂記

人之生也。自父母而兄弟。其屬爲甚邇。其情爲甚密。退觀其子姪。則已有間矣。況羣從以降。愈遠而愈疎者乎。處愈遠愈疎之勢。而能視遠爲邇。視疎爲密。使有以一其尊專其敬于先世。非尊祖敬宗之君子莫能也。四明戴氏。世居鄞縣之桃源。族稍繁衍。至茂兄弟而家益裕。乃營祠堂正寢之東。推從姪莊爲宗子。中設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政爲繼祖之宗。己爲繼禰之宗。各奉其主而位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隨其宗以分別焉。四時祭享。略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參諸世守之舊。牲殺、器皿、粢盛、酒醯、蘋藻之具。稱家有無。必豐必潔。且懼貨費之不繼也。復與弟升議買田若干畝。歲入其租。而命子弟輪掌之。因扁其祠曰永思。介同郡陳君攜來請記。攜嘗客授其家。以相成乎是舉。故具以頗末語予。俾悉書之。以訓其後人。嗚呼。若茂者。殆所謂尊祖敬宗之君子哉。昔先王建國命氏。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不可無維持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疎之分。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臣世德之家。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去古既遠。子孫降爲黎庶。而繼別之大宗。固不可行矣。若繼高曾祖禰之四小宗。亦豈不得而行之乎。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而茂能行之。新其祠宇。備其禮物。以主諸羣從之子姪。何其有合于先王制禮之深意哉。彼之各私其親。親先世而邈如者。聞茂之風。亦可少愧哉。雖然。禮非一家之所宜也。推而放諸一鄉。而準放諸一邑。而準放諸四海。而準茂之後人。苟能守之而弗墜。將見遠近之

人皆來取法則宗法之行必自戴氏始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名祠之義其亦有在于斯乎故予既勉其後人又以告世之好禮者

二靈山房記

鄞之名山水不可一二數而東湖爲最奇東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爲最奇二靈山房則又得夫二靈山水之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卽寺右廡爲山房寺與山房皆因山以爲名而寺乃宋和禪師講道之處山房則今大沙門天淵濬公之所居也天淵自萬壽退歸已逃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山水未見其爲奇也一日命僕人剗篠蕩翦薪蒸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且鑿東壁爲牖以通明于是山房成而境始奇蓋東南諸山踊躍奮迅北走而達于湖若奔馬之飲江若游龍之赴壑其旁羣峰羽翼乎茲山者皆效奇獻巧若翔鳳之展翅而衆鳥爲之後先環之以錦屏舒之以練帶巉然灣然如拱如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交乎心者舉入乎山房矣天淵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于其中客至則相與倚欄而立縱目以嬉不知日之將入但見澤氣上騰與林光山色相掩苒欻兮攢青倏兮浮白乍合乍斂翕忽蕩漾已而皓月微吐橫射庭隙流汞下徹影動虛櫺悄骨淒神恍不類人間世此又一奇也山房之境信奇矣然必得人焉而益奇向非天淵之居此也是山庭宇不過一廢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出然後里邑之人慕天淵之學者皆往游矣四方之人聞天淵之名者又皆往游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將若是而山房之境傳之以不朽斯其爲奇也顧不益大矣乎噫此予所以慶二靈之有遭而山房之記

所爲作也。或曰。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有累也。天淵知人間情緣之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宗門負荷之爲累。又棄之而閑放。今以一奇境之故。而眷眷于山房如此。庸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噫。爲此說者。非惟不足以知佛之爲道。而亦不足以知天淵矣。天淵悟心乎空色。而超神乎幻有。其于山房之奇境。猶夫虛空之容物。明鏡之鑒妍媸。而未嘗有意于容與鑒也。目之所見。果足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也。境者物也。我爲能見物爲所見。苟物我兩忘。能所俱泯。則累惡乎生。山房之不可爲天淵累也久矣。于是或人顧予而笑曰。願因吾子從之游。遂併書之以爲記。

九靈山房集卷十三

鶴年吟藁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于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回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絕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

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爲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士。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爲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鑑橋袁氏。鑑橋袁氏有蒙齋、潔齋二先生者。俱以風節行誼爲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文清者。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爲之歎息不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爲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爲漢司徒。曰粲仕宋爲僕射。曰昂仕梁爲司空。曰恕己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爲執政、爲侍從、爲制帥、爲郡、爲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曰子誠者。自南昌扈駕爲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俗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子衍無子。而子其弟澤民。澤民之子寧老。以爲弟繼兄後。于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而已爲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韙之。寧老博記善文。從之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以才名爲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

譜牒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弔收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珙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奈何自鏞死節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沈于時。不究于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姪。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勵。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遯齋小藁序

遯齋小藁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正辛巳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慨。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文學旌之。君自丹陽入官。其後昇教鄉郡。辟瀕東帥閫。攝令鄉縣。皆有美譽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媚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溢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而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咏諸詩。至其爲文。則以理爲之體。以氣爲之充。以學爲之輔。其小篇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諧。大篇之浩汗。若水之輸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又若奏韶濩以破桑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亂也。於是碑、銘、序、記、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粹成秩。其子明復持以詣予。請爲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偏于一長。能文辭者。或齾于爲政。善

政治者。又或于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聲。不盛于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亞。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于此時獲掇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于爲政之大略者。蓋將使後之人知君爲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遯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幼稚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後學者頗艱于致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于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閒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爲範。冶人之治金也。必摶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爲子弟爲婦女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

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爲以深名。以其爲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爲三才。而卑之爲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于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于擯相。可以用之于軍旅。而又可以用之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于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于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爲連續旁縫。鉤邊爲左右交鉤。則以蔡氏之說爲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爲衽。司馬氏以裾爲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爲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襟映所交領。別爲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爲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爲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爲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說。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疑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氏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

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亦來會。時東山梅花盛開。粲粲夾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即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爲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爲一編。而虛其首。簡徵予序。嗟乎。花于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爲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義。一或有戾于是。梅縱從而賞之。而是梅不爲其賞矣。今夫諸君子。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淩寒之態。無爭榮之思。其于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己歟。梅若有知。當亦爲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彥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樽俎既陳。肴羞維旅。洗爵奠斝。載獻載酬。而李先生攝衣以起。執爵而謌。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一章。章十二句。以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

柳過前川爲韻序其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既繕寫成卷彥直徵予爲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于是知古人之于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徵我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之所尙而詩人之意則以爲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或始于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我于今日惟知具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亦微過耳于過之微而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處朋友之要道而詩人所爲拳拳者也彥直之爲是飮其殆伐木詩人之徵意乎先生既已歌之于其前復率在座諸公賦之于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又美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于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爲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爲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脈以得胃氣爲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于上下而爲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爲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爲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爲脾胃論一書蓋傑然于當世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地諸症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弱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明善韓先生于越上同父戴先生于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爲最久遂以所聞于諸君子與平日之

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爲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于脾胃而爲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衞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予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爲敍引竊謂醫之爲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靳靳焉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爲高而又不能博極羣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于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爲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爲醫家之大成矣其爲此論以三墳古書爲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爲羽翼以古今名方爲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症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歟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辭也彥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閫奧爲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經曰綸事之能盡孝于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楣閒曰瑞萱堂祕書少監豫章揭先生記之詳矣而邑士之賢者亦皆作爲銘贊歌詩以諷咏之經與綸復虛右簡授予俾爲之序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翹其敷榮恆在乎初夏今乃獨開于窮冬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

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棻母孤子之抱節處畸、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聯芳合秀時經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顧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于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于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興母氏之劬勞、白華美孝子之潔白、棘心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詩人猶取之以況母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茲卉、毋若世人之翦其枝葉以戕其本根、則庶乎作者之徵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恆發于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于大海、而四明驃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歷清華、出入禁近、所以啚宣皇仁、黼黻休光于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託跡邱園、淑艾來學、而指畫口授、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則敬叔程公其人也、于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算、兵、刑、食貨、醫、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爲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議論、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先生者、豈非有得于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且歿、其子駒攜其所著求我齋藁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生生于名郡、負鴻龐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沈于時、窮烟霾以履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爲衢州路龍

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卽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略南方使者至鄞。舉先生婺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于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顧獨于程公爲有合焉。此予所爲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泯。著于事業者。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于彼而嗇于此。未見其爲得也。且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眞曰騏。皆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其昌先生之後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也。年壽卒葬。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之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嘗搆新堂。攄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旁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對之。季高又樓于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棲碧。右樓扁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縣游居之彥咸爲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首簡。俾予爲之序。夫所謂棲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才冠世。不得志于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間。而爲是發憤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接于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是尙哉。然借碧山以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玩。吾之山卽太白

之山。吾之心卽太白之心。于是乎日登三樓。翱翔萬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乎有神游八極之意。宜乎若挾羣仙而上下。則所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之後山爲達蓬。言自是可達于蓬萊。則仲仁兄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在于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爲序之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爲教然也。予讀夏孝子詩。于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旣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鎭。文德溺焉。時孝子在側。卽倉皇號救。躍入洪波。戴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已力竭沈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嗟嘖驚歎。稱之曰夏孝子。厥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于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詩以歌美之。孝子之子禋將銓次以傳。請予爲之序。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于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父父子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温凊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爲能孝也。不幸而有禍

患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生死而不疑。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爲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于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關于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于夏氏之事。孝子之啓于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予序。姑志歲月于篇端以俟。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醫士周原啓序

金源有國時。醫者三人。曰劉守眞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眞、子和、俱當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愼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實大滿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于邦域之中。其人多憂驚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爲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于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彥修、許昌滑伯仁。而彥修、伯仁之于醫。以人之有餘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人之不足也。則用温平之味以補之。蓋稱停三人之意。而不滯于一偏者也。由是彥修、伯仁之名。日重于當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來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風。輒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于補瀉之法。如彥修、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爲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于此。未嘗不爲斯世有疾者憂。久之乃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時

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內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而詢之。則予姻原啓也。蓋原啓生長彥修之鄉。嘗私淑其所學。其于居越也。又密邇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往往與他醫異。嗟乎。醫而若原啓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于一時。又將與彥修、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爲之師。則不能伎盡六微。世之言醫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啓何如也。予與原啓別且二十餘載。而不意其於醫也如是之精到。故因兒禮過門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爲贈。他日艤舟一見。又將于原啓徵之。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鄞之沙門曰□公秋崖。疎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爲懺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內而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肩摩而接踵。秋崖佐主僧從容酬應。勃窣趨迎。當世故艱難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牧衆行道。作大佛事如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于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講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秋崖主之。道俗聞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法舟。又可漆漆然於一刹哉。且資教爲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爲荒邱。秋崖于世有勝緣。他日幻頹址爲化城。易朽敗爲丹碧。而耆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游從。當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白鶴乳泉之清淑。磅礴而鬱積。馬祖謂紫玉曰。山水

之秀所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于此乎。秋崖行矣。予亦幅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崖倘不以予爲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石以望白雲。濯磵流而聽清籟。庶幾舒徐容曳之情。勝賞幽尋之趣。厭飫于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于是道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書予言于首簡。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其于爲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于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爲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既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在在焚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刹。慨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爲尚書。事爲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聽言以觀事。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者曰。遷蓋世閒之言。覺範則出世閒者也。出世閒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于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于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爲佛氏之學者。固非卽言語文字以爲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宏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

嘉、圭峯是也。學者苟不致力于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爲禪。冥心默照爲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爲是懼。而譔此書。南宗亦爲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于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嘉、圭峯是也。學者苟不致力于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爲禪。冥心默照爲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爲是懼。而譔此書。南宗亦爲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于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